

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继承与超越

程卫波^{1,2}, 张志勇^{1,2}, 李斌³

(1.山东体育学院 体育社会科学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2; 2.山东省体育政策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2;
3.山东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对建国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进行回顾, 研究认为: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今天, 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经历了“社会本位”“学科本位”和“学生本位”的演进过程, 贯穿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从分立到整合”以及“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的从脱节到互补”的经验和教训。研究有助于摒除阻碍我国新体育课程理念深化改革的消极因素, 确立人本、渐进、差异化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 进而为新世纪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发展提供科学和完善的理念架构。

关键词: 学校体育; 体育课程理念; 基础教育; 中国

中图分类号: G8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7)06-0089-05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CHENG Wei-bo^{1,2}, ZHANG Zhi-yong^{1,2}, LI Bin³

(1.School of Social Sports Science, Shandong Sport University, Jinan 250102, China;

2.Shandong Sports Policy Research Center, Jinan 250102, China;

3.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reviewed and collated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up to toda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a course of evolution of “society oriented”, “discipline oriented” and “student oriented”, and run through such basic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s that “instrument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developed from separation to integration” and that “society oriented and individual oriented developed from deviation to supplementation”. This research is helpful for us to get rid of negative factors that hinder the deepened reform of the new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China,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people oriented, gradually progressed and differentiat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basic education, and then to provide a more scientific and complete concept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in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basic education; China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演变进行梳理和反思, 不仅可以挖掘出宝贵经验, 摒弃不符合时代发展与要求的观念, 而且还可以使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存在形式与合理性获得新的表达, 进而为即将步入改革“深水区”的基础教

育新体育课程改革提供一些参考。

1 课程理念历史嬗变的反思与继承

体育课程理念是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核心和决定因素, 没有体育课程理念的指引, 任何对基础教

收稿日期: 2017-01-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TY072)。

作者简介: 程卫波(1978-), 男,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体育课程改革。E-mail: weiboch@aliyun.com 通讯作者: 李斌

育体育课程的定位、解释或追求都是徒劳的、无意义的。近些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纷纷涌现,有以“社会本位”为主的增强体质的体育课程理念,也有以“学科本位”为主的掌握运动技能的体育课程理念,还有以“学生本位”为主的快乐体育课程理念、成功体育课程理念、素质教育课程理念以及终身体育课程理念等,这些理念试图从不同层面阐释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的本质或理想追求,力图引领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的变革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变迁不是出于改革者的一时脑热,而是充分反映了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对基础教育体育的期待与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深远的历史意义。纵观20世纪世界教育发展史不难看出,“任何关于教育政策的讨论都从提供社会和历史背景开始,因为我们不能离开随着时间流逝而伴随的社会总体发展而孤立地理解教育。教育是为其社会目的服务的,所以教育理念亦将随那些社会目的的变化而变化”^[1]。由此,时代性或社会性作为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提出或更替的重要原则和依据之一,要求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必须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反观我国学校体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21世纪初体育课改的“健康第一”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再到当下强调“运动技能掌握、责任担当、健康生活、珍爱生命”的体育核心素养出台,充分说明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无不是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在学校体育教育的反映。

1.1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从分立到整合

建国之前,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大体上是多种指导思想并存交织的局面。从军国民主义学校体育思想的开启,到自然主义学校体育思想的后来居上,或是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勃兴,实质上都是实用主义思想的产物。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短暂允许各种体育思想、理论、流派、观点阐发和碰撞外,出于政治原因和国家基础体育事业的现实需要,同时也因当时军国民主义学校体育思想和自然主义学校体育思想的不合时宜,我国选择了“以苏为师”的社会主义体育教育思想^[2]。在这种背景下,引进了苏联体育专家凯里舍夫的体育教育理论,并几乎照搬了苏联的《劳卫制》。1954年国家体委、高教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指示:“着手试行体育正课改革”,“凡试行《劳卫制》和推行《劳卫制》预备级的学校,均应以《劳卫制》及《劳卫制》预备级为中心,把体育正课、课外体育活动、运动竞赛、早操等有机统一起来。”^[3]之后,因赫鲁晓夫的政治风波,我国开启了对苏联学校体育

课程理念进行改造的新模式,并于1964年颁布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其中涵盖了《学生体育锻炼标准》,这也意味着正式抛弃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苏联《劳卫制》。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基础教育体育思想更多是一种“社会本位”的倾向,主要采用运动等级制度,实行僵化的运动训练模式,强调运动技术和技能的掌握,注重为生产劳动服务的体质增强,培养为国防服务的积极建设者和保卫者等。不可否认,这些思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我国基础教育体育的开展。然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我国基础教育体育的正常推进,以极端政治化的方式扭曲了基础教育体育的发展。劳动、军事课代替体育课,学校体育场地和器材被占用或破坏等,这种以绝大多数非体育形式进行强制性的学校体育实践,导致该时期的学校体育教学产生严重偏差。

改革开放后,我国基础教育体育开始拨乱反正、调整方向,期间各种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指导思想)开始涌现,可以说随着“文革”的结束,我国整个基础教育也迎来了久违的“春天”,开始恢复和调整“文革”之前一些适合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的理念,注重运动技能掌握和体质增强的体育课程理念等重新受重视。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在增强学生体质方面主要是靠竞技体育运动技能的传授。尽管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社会本位”色彩较之以前有所淡化,但注重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学科本位”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还是没有真正关注学生的情感和兴趣,造成学生身心发展的严重分离。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青少年体质联合调查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体质指标大多数低于日本^[4]。由此引起了新一轮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大讨论,强调学生身体基本素质全面提高的“素质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然而,由于我国基础教育中“应试教育”的固疾,致使“素质教育”体育课程理念一直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与此同时,一系列外来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也纷纷出现,如培养学生终身从事体育能力和习惯的“终身体育”课程理念,强调学生通过体育获得成功感受的“成功体育”课程理念,强调学生愉快情感体验的“快乐体育”课程理念等。尽管这些新的体育课程理念有其理论先进性,但大多没有与我国的基础教育体育实践紧密联系,以至于很多观念中看不中用,对现实的基础教育体育实践指导力不强,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学生身体素质下滑的趋势。

纵观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从全面学习苏联,到后来“左”倾思潮对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扭曲,直到始于20世纪50年代

初至70年代末“生物体育观或体质观”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出现，“工具合理性”一直是它的不懈追求。体育课程只是被看作客体工具，被技术化和物化，这样所产生的后果便是基础教育体育课程主体的弱化或虚无化。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这种境况在改革开放后有所改观；反对主客二元的分离、反对工具理性的“飞扬跋扈”，提倡人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开始出现，而基础教育体育课程也开始学习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理念。同时，因人们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强调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三维健康观”也开始出现；种种迹象表明传统“生物体育观或体质观”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相反，关注学生身心健康、注重学生个性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以人为本”和“健康第一”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应运而生^[5]。按照这样一种理念，在基础教育体育中强调“人”的因素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这是在体育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等方面对“物”的全面超越，也是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深刻转型。

1.2 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从脱节到互补

基础教育体育塑造的不仅是个体的人，更是社会化的人。在体育课程的实施过程中贯穿着个体本位发展与社会本位诉求之间的张力，二者不可偏废，要兼而顾之。其一，现代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不应单纯追求所谓的“社会本位”和“学科本位”的超个体需求。尽管这种体育课程理念把握住了社会运行的脉搏和课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与社会需求和学科自身发展保持着一定相同的节奏和步调。譬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进改造阶段，国家对学校体育的功能定位是增强学生体质，为国家的生产建设和国防服务。这一时期国家刚刚建立，国民体质水平不高，生产基础很薄弱，百废待兴。因此，基础教育体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增强学生的体质健康，以便日后更好地建设祖国。另外，紧随其后的“学科本位”体育课程理念，尽管在强调学科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有自身的优势，但是，这种理念也造成了体育学科内容脱离学生现实生活的窘境，体育教学变成了身体的形式化模仿与机械化操练。可见该阶段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缺点也很明显，以社会、国家需求和学科的自身逻辑为主要关注点，而对作为教学主体的学生却一定程度被忽视。这也意味着，一个好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应该在力图协调“目的”与“工具”统一的基础上，着重关注体育课程的“目的合理性”。

当然，这种“目的合理性”不能解决以前基础教育体育课程出现的所有问题，但为传统基础教育体育

课程理念的改造提供了一定的“生长点”。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一系列体育课程理念(终身体育、成功体育、快乐体育等)的渐次登场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二，现代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应该因人生存场景的改变寻求新的思路，譬如对“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尝试。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较之以前有了极大提升，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中之一就是学生体力活动的显著减少和健康状况的不断下滑，表现为肺活量的降低、耐力素质的一落千丈、近视率显著增加和肥胖儿童的比例居高不下等，冲击着教育改革者的敏感神经^[6]。在此背景下，2001年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教育部启动了“健康第一”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期间，《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稿)经过不断推广、试验、修改和完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修订版)在2011年终于问世。从文本上看，它是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深化和推进，同时也是“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体育课程理念与时俱进的现实反映。突破窄化的“生物技能体育观”并转向生物、心理、社会的三维“体育健康观”，关注学生在体育学习过程中的个体差异、情感体验和责任担当，注重学生运动技能和安全保护能力的提高，聚焦学生“健康生活，珍爱生命”核心素养的养成等，这些都迎合了新世纪国家、社会和家庭对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的时代期许。

应该说，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兴起，尤其是当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过去单一“科学”与“人性”二元价值尺度非此即彼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已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对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的多元期待和诉求，迫使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尝试寻求两者的交融点，进而摆脱过去由各种单向度的学校体育期待所造成的体育课程片面化的价值标准、立场与方法^[7]。在此意义上，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不再是各要素间的单元式拼加，而是要素间的有机整合与共同进化。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由此走向开放、走向生成，国家对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强调不再过多地偏向体育“三基”知识的掌握，而是更加关注人的身体、欲求、心灵和精神等内在构成本身的转变。其实，21世纪以来我国倡导的“健康第一”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以及当下刚刚出台的强调“运动技能掌握、责任担当、健康生活、珍爱生命”的体育核心素养就是对此理论不断深化与

推进的最好诠释。

2 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创新与完善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体育课程理念的优化与完善是未来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引导力量, 也是从深层次推进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 促进体育教育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重要支撑。基于此, 面对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更新和发展的迫切要求,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创新和完善现有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

2.1 坚定深化人本的改革立场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从“社会本位”到“学科本位”的偏移, 再到“学生本位”的变化, 体现着历代体育人对体育课程理念的不懈追寻, 也成为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焦点。无须讳言, 当下基础教育的新体育课程理念在一种程度上确实克服了以前“社会本位”“学科本位”的体育课程理念的弊端, 完成了由“物”到“人”的历史性转变。譬如, 2011年修订版《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就旗帜鲜明地提出, 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应包括“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 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惯;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帮助学生学会体育与健康学习; 关注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 保证每一位学生受益”基本内涵^[9]。还有2016年9月由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中心发布的有关学生核心素养的内涵——“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6个方面, 其中在“健康生活”方面强调要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人生价值, 要具有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要掌握适合自身的运动方法和技能, 要养成健康文明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等^[9]。不难看出, 学校体育不仅要关注和培养学生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健康”, 更要重视和培养通过学校体育形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即“体育核心素养”^[10]。这是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诉求, 更是对近30年来素质教育中基础教育体育存在问题的反思和改进。如此, “人”的意义被完整地呈现出来, 这应该是我国基础教育体育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改革, 必将深远地影响今后几十年我国基础教育体育甚至社会体育的发展。

2.2 坚持渐进式的改革

毫无疑问, 最近推出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是值得肯定的, 但并非尽善尽美。事实上, 21世纪出台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或困惑。如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4项基本论述都面向

学生, 这本无可厚非, 因为坚持“以人为本”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可以说, 作为基础教育重要组成的体育教育应该是“一种意义丰满并维系人之批判力、想象力和同情力的成人行动”^[11]。但是, 反观以前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太多“目中无人”, 是否有“矫枉过正”之嫌亦或步子太大? 对此有学者指出, 这种“大破大立”“重起炉灶”“范式转型”等非此即彼的基础教育新体育课程理念, 不是建立在对以前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学习、借鉴、提升的基础上, 而是对其进行替换、打倒和重建。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 不过其客观公正性值得商榷。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 尽管新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强调以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中心, 却有意无意地轻视或忽略以前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强调的跟科学密切相关的体育认知知识的重要性, 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硬伤。对此, 我国一些体育学者就毫不避讳地提出质疑: “难道过去体育大纲时代的‘三基’学习就完全错了? 学生增进健康没有体育学科科学知识的指引是否行得通?”^[12]这种质疑可谓发自肺腑, 用心良苦, 因为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毕竟不是风风火火搞运动, 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事实上, 没有体育科学知识的指引, 学生增进健康以及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的培养等目标可能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方面, 国外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比如, 日本在体育教学新学习指导纲要中就明确提出“把身心看作统一体, 通过合理的运动实践对健康、安全和有关运动的理解, 培养一生有计划地享受运动的素质和能力, 同时谋求培养、保持和增进健康的实践能力和提高体力。”澳大利亚在健康与体育课程标准中也明确指出“培养学生使其成为有体育知识、理解力和运动技能的人, 能够健康、安全、积极地生活。”加拿大的体育课程标准明确要求: “使所有孩子能够掌握体育知识、发展动作技能、养成积极的态度和行为, 这些将有助于孩子们形成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13]因此, 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在强调体育教学人文性的同时, 绝不可跟过去体育“三基”知识的传授完全剥离, 否则, 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实现就会落空。

2.3 走差异化改革之路

反思我国基础教育体育现代化发展的历程, 发现传统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仅仅注重学生一般体质的增强和体育基础知识的掌握, 而且这种注重大多还是建立在整齐划一、机械操练基础上的简单模仿, 对于那些“吃不饱”或“吃不消”的学生则基本上是无差别对待。因此, “关注学生个体发展差异性”是基础教育

新体育课程理念的重要组成。这一理念打破了当前很多学校体育流水线式的普遍教育模式,为多元化、开放化的体育教学路向开辟了一块更加“成人、为人”的园地。但是,仅仅承认每个学生的独特性还不够,更为积极的态度是还要关注学生身心发展的个体历史连续性与变异性。就是每个学生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初学体育时的起始状态,还体现在平时的体育学习过程中和最后的体育学习结果上。综上可知,未来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在关注“学生个体发展差异性”的基础上,除了承认差异、发展个体的特长使学生群体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统一性外,更要注意到每个学生的生活环境、体育认知、运动兴趣等在学习体育的时间维度(过去、现在和未来)上是否被阻断或延伸^[14]。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从比较注重单一的体质速成,到对运动技能和体质的关注,再到“身心并举”的素质教育理念的尝试,最后到“健康第一”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指导思想的落实以及强调“运动技能掌握、责任担当、健康生活、珍爱生命”的体育核心素养的出台,无不昭示着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的演进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和永远正确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总是和社会大环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新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就需要结合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不断增长的体育和健康需求,不断地修正和超越、不断地充实和革新,将人本的、渐进的、差异化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理念不断渗透到具体的体育教学实践中,从而促进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BENJAMIN L. 教育改革——从启动到成果[M]. 项贤明,洪成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 [2] 罗时铭.当代中国学校体育的流派与争论[J].体育学刊,2015,22(6):30-32.
- [3] 张兴生,陈福亮,杨剑.新中国学校体育课程理念的变迁轨迹[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5,31(5):106-107.
- [4] 武海潭,季浏.中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范式的流变——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审视[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6(6):112-113.
- [5] 张细谦.新世纪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价值观选择[J].体育学刊,2013,20(2):49-51.
- [6] 李启迪,邵伟德.体育教学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7] 郝德永.超越左与右:课程改革的第三条道路[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 [8] 张振华.新版《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解读与实施策略[M].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9] 柴葳,刘博智.六大素养树立学生成长“标杆”[N].中国教育报,2016-09-14(01).
- [10] 杨文轩.论中国当代学校体育改革价值取向的转换——从增强体质到全面发展[J].体育学刊,2016,23(6):5-6.
- [11] 韩升.和谐话语的政治哲学建构——以西方共同体主义为中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12] 高嵘,张建华,毛振明.对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问题的反思[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1):74-77.
- [13] 张建华,高嵘.国内外体育课程发展与改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14] 卜玉华.课程理念的历史透视与重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19(3):73-74.

